



仙华风流

小说自选集

宝丹

北京京华出版社

自序

书之为序，求之贤达师友，皆难避乞讨借光溢美之嫌。况自号“文场草寇”，未学为文法则，只知信笔写来，不当正经。此自选集中，有严肃篇章追其浓而厚；有风情写照求其淡而趣。文笔语言多变，庄谐相杂涂抹，长短听其自然。

艺者情也。古往今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某阶段的政治色彩外，五行阴阳辩证说，人与自然天道说，人与人际社会说，此三种影响之深远，任何一件小说、一首诗、一支曲、一幅画均无法摆脱僭越。故为人、为文最忌捏腔拿调，故作高深，骗人欺己。然在为人著文中欲求得一个真与美，又何其难。吾之为文，皆奉行苦瓜和尚“法无定法，无法乃法”之画论而为也。

“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免求他人作序，换读者品评真言，心也自安。此为自选小说集之二，序文与第一集同。

1995 淡茶斋

目 录

自 序

钢琴传奇	1
关 老 爷	43
垆上悲秋	54
皇极神藏	70
蒙溪笔冢	77
刮 地 皮	89
净土秋韵	103
黄 金	116
纪实三记	132
大仙和石头	136
湿漉漉的雪	148
中秋三题	157
幸福楼与大众食堂	165
仙华风流	178
后 记	

钢 琴 传 奇

本文1986年浙江省《乡镇报》连载

阳谷县 奇谈论古今 第一回 买钢琴 平地起风波

山东阳谷县清河镇上有家夫妻店成了卖烧饼个体户的事，本在如今搞活经济的形势下算不得希奇。可是这对夫妻男的绰号叫武大郎，女的叫潘金莲，与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上两位知名人物竟同名同姓，事情就不简单了：

按理说，古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中国常用汉字三千多，人口膨胀加上“文革”之后强调政治，叫什么红的，叫建国的，一个学校，一家工厂里就有六、七个。可是《水浒传》里把武大郎写成被毒药毒死，潘金莲就成为天下第一淫妇。特别又有人把这一回扩写成一百回的《金瓶梅》，专讲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虽然那书里有个叫王六儿的妇人比潘金莲更是下流，可是人们只骂潘金莲。可见这和商品广告的运用一样，知名度一提高，商品的覆盖率就大得惊人，比派出10个100个供销员还强。

今天要讲的这对夫妻和古人同名同姓，于是古古今今，真真假假，就惹出许多是非来。有人还出于种种心里，硬要把两位现实人物和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扯在一起，编织作践的话题，那条舌头比刀子把锋利，引得一些不肯动脑筋思考的人也跟着传播流言

蜚语。唉，这真叫人言可畏呀。

今天这个潘金莲气得想找位律师告个诬陷诽谤罪。但她去告谁？告《金瓶梅》的作者吗？他是谁也不知道，再说哪有活人告死人的事。告瞎话三千的，又没个头，岂不象是包龙图差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去捉那落帽风？

啊，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这件事奇就奇在从乡镇企业中来，因为有一家信息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是一家镇办厂里生产了一种伯牙牌钢琴，技术人员都来自大城市的工程师级别，通过了技术鉴定，连海外一家乐器公司还想全部包销呢。

乡镇企业能造出口钢琴，这条消息自然吸引了注意信息又有广泛爱好的潘金莲。她当时就下了决心要买上一台。她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个念头，不知以后会发生多少她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武大郎 积德娶贤妻 第二回 潘金莲 执意学弹琴

当天傍晚，下过一阵小雨，赶走了炎夏的暑气，烧饼铺也关了店门。

潘金莲洗完澡出来，见丈夫已在院子的葡萄架下支开了小圆桌，布好了碟儿筷儿。

说来也巧，武大郎长相和《水浒传》上写的武大郎也差不多。他长得不高，相貌一般，不过绝非什么“三寸丁”不能人道的男人。自从市上有了电动剃须刀，他那一嘴糙胡子是天天剃得鲜青光亮的。他老婆潘金莲呢？阿弥陀佛，也象书中写的那么标致。穿一身乔其纱的柔姿衫，里面戴了只绣着白花的港式胸罩。一条进口西裤把屁股绷得园园的，显示贴肉三角裤的边儿来。夫

妻两每日在当街一个经理店堂，一个采购理帐。那烧饼一出炉，顺风香十里，倒风三里香。引得一些吃饱肚子的青头们，也装着饿急了似的看几眼潘金莲，买几个烧饼来“解馋”。

不少人怀疑纳闷：武大郎如何娶的她呢？她又如何嫁得武大郎？这真是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今一切讲改革，改革首先要改革旧观念。一九五〇年不就公布了《婚姻法》吗？那法里谁规定了男女双方高度多少才能相配？谁规定双方长相如何方可结婚？武大郎只不过矮了一截，潘金莲自愿嫁他干你何事？再说：他们夫妻虽相差了十来岁，却相敬如宾，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才考上大学。大多数人都夸潘金莲慧眼识英雄，武大郎积德娶贤妻，建立了那么一个好家庭。只是少数的在背地里妒嫉咬牙罢了。

武大郎端上几个小菜，又从冰箱中取出两罐啤酒，刚要拉栓时，潘金莲把报纸一扬：“喂，当家的，想买台钢琴吗？”

“什么？钢…钢琴？”

“你看。”潘金莲探过身子，伸出雪藕一般的手臂举起报纸说：“镇办钢琴厂的，质量过关。”

“买它干什么，谁会弹？”

潘金莲说：“学呗。”说完把一头松散的秀发往后一甩，把桌面当成钢琴，嘴里哼着谱儿，又开指头就弹了起来。

此时，只听着“哇”的一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起争执 夫妻不投机

第三回

受委屈 泪滴饭桌前

却说武大郎正仰脖喝啤酒，见妻子学着电视里弹琴的架势，不禁“哇”的一声，笑着把酒喷了一地。说道：“整天为了做生意累得要死，还有空弹什么琴？”

这潘金莲是个任性的女人。说出口的事大都要依着她。以往，武大郎也确实这么做的，因为自己长得难看，从没象其他夫妻那么挽着手逛过一回街，心中总觉对妻子有愧。现在听她一定要买钢琴，就开口说：“金莲，在这个小镇上，你的名声够大的了。钢琴那玩艺儿，笨不拉叽的，声音也不好听，我看别买啦。”末一句是用央求的口气。

潘金莲不闻此言倒也罢了，一闻此言两只杏眼一瞪，把手里的啤酒往桌上“啪”的一搯道：“名声、名声、又是名声。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从来是清清白白，连‘文革’那阵子也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你怕它干什么？”她见武大郎半晌不说话，又问：“你连自己也认为是那《水浒传》上的武大郎了吧？幸亏你没有书上写的那个弟弟武松，要有，我看就更热闹了”。

武大郎确是个独苗苗。大概他娘原打算多生几胎，就给取个小名叫做大郎。谁知月子里落下了病，从此不再生育了。现在听潘金莲这么一数落也觉自己理亏，便拿筷子点着桌面说：“别说了，吃饭，吃饭。”

“不，我偏叫你答应。我十个指头一个也不少，别人能弹，我就不能弹？”

武大郎见她如此，使用最最缓和的口气说：“金莲，你就听我一句吧。现在政策变得长着对耳朵连听都来不及，还是小心为妙。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头上这顶万元户的帽子已经够受的了，几笔赞助费还欠着，一买钢琴，被那些耍笔杆的一吹编，以为咱们家堆着金山、银山呢。唉！纵使有金山银山的，也架不住大伙儿来搬呀。来，这烧鹅罐头挺香的，味儿不错，你快尝尝。”说着夹起一块递过去。

潘金莲却端坐不动。小鼻子有点忽煽，两眼红潮起来，骨碌碌地滚下一串泪珠儿，那嘴巴颤动了好久，才说出一串听了教人心酸的话儿来。

说政策 喜走致富路
第四回
解顾虑 怒容换笑颜

潘金莲见丈夫体贴自己，但多年来养成的脾气一时难改，心里纵有万般委屈，气还得冲丈夫身上出。她说：“万元户，万元户。这些家当是偷的还是抢的？也不好好想想，当年你挎个饼篮子，不论大雪天、毒日头，哪天不是吆喝着走几十里路，自己饿了都舍不得咬一口？我呢，在家一边和面做饼，一边烤炉子管买卖。十个手指头上，哪个不是大大小小的水泡连了串？你说的政策变，咱们不是靠了政策的变才许可咱们成了万元户的？你呀，你太老实，老实过了头就是笨蛋。别一听到风就是雨，你也得看看报，学习学习，掌握信息呀。”

武大郎耸拉着头听着，连挟在筷上的烧鹅也重新掉落盘里。潘金莲望着这个老实人，心里一软，叭的一声，两颗豆大的泪珠儿又掉落下来。她用手往脸上一抹，呜咽地说“你也奔五十的人了，该歇着就歇着。咱们安份守法，靠政策发了点财，来得正当，去的明白。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子女。当万元户光彩，不当也不丢人……”

武大郎感激地抬头望了望潘金莲。虽说她年岁也不小了，可那模样，身段，白皮细肉的，眉儿、眼儿就是不动弹，也象会说话似的逗。有时他也想，莫非宋朝时候真有个潘金莲？莫非这个潘金莲就是那一个女人转世投胎？见她一哭，泪汪汪的，眼皮上象搽上了一层胭脂，心里更是爱惜。心想，钱算个什么东西？帝王将相、地主老财们一死，还不是化成一堆泥、一缕烟。当年那么穷也过来了，如今有了钱为何又自寻烦恼？罢，罢，罢，我什么琴也没摆弄过，要就要台钢琴。就说：“好吧，什么也别说了，我不是心痛花钱，说买就买，就买这伯……伯牙牌的。”

说来也真巧。《金瓶梅》那本书里不是有一回叫“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吗？说的是潘金莲、西门庆、丫环春梅三个，大白天的在葡萄架下干出了那么一场说不出口的事儿。今天，潘金莲和武大郎夫妻俩就在这结了累累葡萄的架子下，打算把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方面提高一大步。

武大郎 发展烧饼铺
第五回
胡雯芹 走进钢琴厂

夫妻俩和解如初，武大郎又放下顾虑，吃完饭就去开动搅拌机 and 面去了。潘金莲收拾完桌子，也不想进屋去看电视，顺势倚在藤椅上静静地看着这个小院。

烧饼铺的所在地，原是镇边上的一个垃圾堆。武大郎看中这是进镇赶集的第一关，就申请获准了在这地方造了几间小屋，让那些赶早集的四乡农民能在寒冬腊月喝碗热汤，嚼几个烧饼，歇个脚，然后舒舒服服地入市做买卖。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原先镇上那又窄又破又短的一条小街再也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在新的集镇规划图上，这烧饼铺正好座落在十字街口。镇上为了鼓励大家合力建设新集镇，公布了优惠建房条件，武大郎、潘金莲一合计，就投资修旧翻新。如今前面是店堂，后面是闹中取静的院子。再说，如今凡事都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仰仗着一本人人皆知的《水浒传》，人们也不去追究是大宋年间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武大郎和潘金莲究竟和书上的人物是否能挂在一起，还是通过一张能开能闭的嘴，硬把武大郎和潘金莲，还有他们的烧饼铺的知名度提高到当地的父母官之上，一说起来，百里以外的人都知道。

夕阳越沉越低，几枝晚香玉从墙角里透出阵阵清香。她忘了刚才的不快，一阵迷糊，偏着头就睡着了。晚风悄悄地撩开她的

睡裙，那满天绯红的霞光就大胆地在她洁白得象瓷器的身子上镀上了一层光彩。

此时此刻，伯牙钢琴厂里正有一个人手持介绍信进了大门。只见此人身材矮胖，身着一套兰色涤卡列宁装。正面一看，原是个女的，五十才出头，剪发的乌发中缀了好些白丝。她正是新调来的副书记胡雯芹。

厂长王林迎接了她，口中说着欢迎的话。而她却不言不语，只顾仔细地看墙上的图表，规章制度，锦旗奖状。王林跟在她背后，不知如何开口的好。

突然，她一下转过身来，敬了王林一支烟，说出一句话，弄得王林大吃一惊。

讨论会 争看订货信 第六回 搞调研 电话探真情

话说王林没想到这女同志会吸烟，后悔自己没先敬她一支。再听她问一句：“一台钢琴要用多少钢材”的话，岂不目瞪口呆？就连忙解释，钢琴是指木槌敲打钢弦发声而言。胡雯芹听了一笑也就不提。

次日，武大郎要订货的信来到厂里，王林高兴地对胡雯芹和工程师说：“专业户要买钢琴，意义可不一般。指名要一台131——A型的更不简单。”

胡雯芹点了一支烟问：“我怎没看出你那个意义来呀？”

王林说：“专业户买飞机、汽车、轮船的报道到处都有，唯独没有提到买钢琴的。这是精神文化产品，懂吗？再说，全国有几个武大郎？”

胡雯芹鼻子一哼：“你不知道还有个潘金莲吗？”

王林说：“怎不知道，一上报，那宣传效果就更好啦。何

工，你说对不对？”

何水荣是上海一家乐器厂自愿下乡来的技术工程师，现在兼着副厂长，见问就把眼镜往上一推说：“别人订货，你们谈这些干什么？我是在考虑，这在技术上会有什么特殊要求。”

王林见他答非所问，就继续发挥的说下去：“这是送上门来的活广告。咱们用不着花一分钱的广告费，也能叫全国大报小报登个遍，登个够。叫人家都知道咱这个钢琴厂的名字。”

胡雯芹说：“那也要从社会效果上考虑。潘金莲的名声……啧啧……”她咂了两声，幌幌脑袋，吐出一口烟。

何工说：“要我参加讨论，你们也听听我的。武同志指名要131——A形，说明他了解这种有三个选择性踏瓣的新设计有和三角钢琴同样的音响效果。不过……他人太矮，怕够不着，如果一定要A型的，造型上就必须重新设计。”

他正儿八经的说他的技术，胡雯芹听了表态说：“何工的意见好。要调查一下谁弹。是武大郎呢，还是潘金莲。”

王林不同意说：“你管那么多，他要是买了送人呢？”

胡雯芹说：“工作要过细，服务要周到嘛。”她的口气软中带硬，大有三分天下必占其一的味儿。

王林无奈，抄起电话说：“好，这就打，反正他铺子里有电话。”

忙中错 回电太简单 第七回 长舌人 传话搅是非

话说王林打电话给武大郎的时候，大郎正忙得团团转呢。

因为日本国有个研究《水浒传》的团体，特意到中国来考察，还一定要看看武松打虎的井阳岗。

天晓得，昔日怪石嶙峋、古木参天、山风呼啸的地方，已经

变成了个光秃秃的大土堆，连牛也藏不下一条。外事部门为提高他们的兴趣，弥补些失望，招待他们路过清河镇时尝一下武大郎的烧饼。因此，从一清早起，他就在公安内保人员和县防疫站检疫人员的监督下忙得不亦乐乎。潘金莲则一样一样送着食物样品交给他们逐个化验。她心里骂道：“怕咱放毒，就别来吃烧饼。几十年来咱毒死谁啦？”原来，她听说《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为了和西门庆做长久夫妻，在王婆唆使下毒死了武大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为了满足那永无休止的欲火，给酒醉后的西门庆吃下过量的春药，弄得西门庆任潘金莲左右摆布，流精涌血而亡。所以，她对这检毒防疫工作特别敏感。王林的电话恰恰也就在这骨节眼上响起来了。

武大郎以为又要下达什么特别指示。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王厂长问他谁要的钢琴。他匆忙随口答一句“是我要的”便喀的一声搁下了。

王林高兴地说：“是武大郎自己弹。嗨，一个弹，一个唱，一拍电视……”

话没完被胡雯芹截住：“去去去，你大小还是个厂长哩，说这个……”

何工见状赶快扶了一下眼镜说：“你们没其他事的话，我下车间去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武大郎要卖钢琴的消息不大一会儿全镇都知道了。中国人的确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有些人把双眼睛一天到晚盯着别人吃啥、干啥，一张嘴专爱议论张长李短，要是别人问他自己一天下来干了什么，他可能瞪着双死鱼样的眼睛想个半天也吐不出一个字来。人们不但知道他们家要买钢琴，连胡雯芹私下里说了什么都一清二楚。

当这些飞短流长的话又一股脑儿传进潘金莲的耳朵里，又气得她咬牙大骂。

武晓芳 暑假回家转
第八回 潘金莲 愁云上眉头

潘金莲听了别人传话，气得大骂，骂谁呢？你听：“这个骚妮子，自己不干净却专说别人。我偏买它一台，弹段《风流寡妇》给她听听。”这里，潘金莲与胡雯芹之间有什么关系暂且按下不表。单说武大郎立时劝道：“你骂什么？人家有权有势的，你当她放屁不就完了。咱井水不犯河水，实在也开罪不起。”

谁知潘金莲一听更是上火，嚷嚷道：“这不是她明明河水犯到咱井水里来了吗？我不偷汉子，不拐骗，不偷漏税。墙上挂的文明、卫生、‘五四三’办公室发的奖状，难道都是偷的不成？那骚娘们看咱们过上好日子眼睛红了，成心作践咱们。她想要钢琴，拿屁股再去换——”

武大郎上前一把捂住她的嘴说“金莲，我求求你，少说几句，你的脾气就改不了吗？”

潘金莲这才不作声了，但那泪水却淌了下来。

“知了叫，学生笑”，转眼放暑假了。武大郎的女儿阿芳象只蝴蝶似的飞回了家。她在省城里大学念外语，自然也学来了不少洋派。她长得象娘，从小被人夸说象一根才出土的韭菜，今几个长大了，小孩都管她叫韭韭阿姨。你们想，她长得有多白、多嫩、多水灵吧。

晚饭时候，娘对她说：“芳儿，咱订下一台钢琴了。”

阿芳听了高兴得喊了声“万岁”后，急急地问：“是谁先想出来的主意？”

武大郎说：“还能有谁，自然是你娘的主意罗。”

阿芳一下子扑过去，搂着娘的脖子就叭叭亲了两下，把胳膊朝上一伸说：“娘真行，跟上时代了。在外国，有没有钢琴，那

是衡量一家庭有没有文化素养的标志。”她的那副神气，简直就象才从国外回来似的。

潘金莲说：“看把你高兴的。只是钢琴还没买着，又灌了一耳朵的风。”

武大郎听了也想起一件事，说道：“说起钢琴，前几天王厂长来过电话，问我这琴是我弹还是你弹呢。”

潘金莲一惊，问道：“他们问这干嘛，怎不见你说起？”言罢一阵愁云立即涌上眉头。

欲弹琴 好事经风雪 第九回 车轮急 单车访何工

武大郎见潘金莲神情有异，立即解释说：“那天外宾要吃烧饼，听过电话以后，一忙，忘了。”

“你怎么答应的？”

“我只说我要的，就把电话挂了。”

潘金莲寻思了一下说：“见鬼。又不知要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了。”

阿芳听懂了娘的话。因为她从小不止一次被人欺侮过。甚至有人问她：“你姓武还是姓西门啊？”她不懂什么叫姓西门，只知道遇上这等事，便狠狠朝那个人的脸上吐一口唾沫。所以，听娘一说，习惯地就往地下了啐一口说：“别理那帮狗叫。我同学小何的爹在钢琴厂当工程师，一问就能明白。来，边吃饭边听听我带回来的磁带，英国甲壳虫乐队的《红月亮还是黄月亮》。”说完，按下键钮，音乐带着强烈节奏象洪水般地涌出，当即院子里就象地震般颤抖了起来。

等武大郎收拾碗筷的时候，一个人嘟囔着说：“莫明其妙，天上哪有那么多月亮？”

次日，阿芳果然骑车到小何的家去了。这清河镇和县城不远，大半天就到。她一进门喊就叫：“小何，小何——”

门吱呀一声开了，何水荣扶了一下眼镜问，“你是在叫何志椿吧？”

阿芳说：“对。他和我在一个学校念书。您是何大伯吧？”

何工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这个家除王厂长外，来的客很少，姑娘更是头一遭。他一下似乎猜度到什么，立即满脸堆笑地让进屋说：“舍下寒酸得很。志椿他娘在‘文革’中病故之后再没人收拾了。”他见阿芳只顾四处打量又补充说：“志椿许是买什么去了，就回来的。”

这屋子又黑又窄，破书烂报摊得到处都是，就是没有一件亮堂一点的家俱。桌上有一锅粥，几个馒头，两双筷放好了就是没菜。她想：何大伯当了二十来年的“老右”够苦了。便问：“何大伯，近来好吧？”

“好，好。被乡镇企业请了来，这儿叫我财……”何工突然不说了，搓着手。

阿芳笑笑说：“这叫‘请财神’，也叫发挥余热。政策允许的，还受尊重。”

“对，对。信任、尊重比什么都好，”何工说得非常激动。

何水荣 热心为顾客 第十回 胡雯芹 多思起疑心

武晓芳坐下后，何工进屋端了一杯茶出来。他扶了一下眼镜问道：“同志，噢，姑娘，您是……”

阿芳见问，就大大方方的自报了家门：“我叫武晓芳，家住清河镇十字街烧饼铺。武大郎是我爹，潘金莲是我娘。”

何工一听，两眼一直，喉咙里“噢”的一声拉得好长，不知

他想起了什么。这时正好何志椿托着一包酱菜回来。一见便问：“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武晓芳白了他一眼说：“怎么，你家我不能来吗？”然后转身问何工：“何大伯，我们家要买钢琴，你们打电话问是谁弹，有这回事吧？”

一问起技术上的事，何工刚才那拘谨的劲儿全消失了。口齿也伶俐响亮起来：“有，有，因为从设计上讲要考虑多种因素。特别是你爹，他，他……”

“我爹人矮是不是？”

“对呀，他弹的话，我怕踩不上选择性踏瓣，就一定要降低高度。”

“要是我和我娘也要弹呢？”

何工又扶了一下眼镜说：“这样的话，一是你们弹的时候，座椅朝后挪一点，二是我把锁门杠设计得薄一点，就不会卡住你们的膝盖了。”武晓芳见何工认真、诚挚，谢过他便道了一声“拜拜，”出门骑车走了。何水荣见那么个漂亮懂礼貌的姑娘没沾椅子就走了，很是惋惜，便下决心设计一台她全家都弹得方便的钢琴。

可是他没想到，他的打算会遭到胡雯芹的反对。

中国人过去把“君子动口不动手”作为一种美德，又把“枪打出头鸟”作为处世的教训。这两者在今天来看都是改革中的一大弊病。什么事都是有人带头去实打实的干，如果光靠一张嘴说空话，说大话，人类能有现在的物质文明，能上月球、飞宇宙吗？

胡雯芹心想，如果为了每一家都要重新设计产品的话，工厂岂不提高成本，工人岂不忙死了？她眉头一皱，点了支烟想着：为潘金莲这么热心，里边有什么名堂没有呢？

忆往事 妒嫉迷本性 第十一回 思今日 烈火见真金

胡雯芹反对何水荣给潘金莲家修改钢琴的设计，其中是有来由的。

从公事说，她从国营厂病退下来到乡镇企业很不习惯。因为乡镇企业早就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工人是浮动工资，她那套工作方法行不通，总觉得手里的权力有点失控，心里不是滋味。从私事说，她和潘金莲有过一段特别的关系，这只能长话短说了。

小时候，胡雯芹和潘金莲两家门对门，又在一个学校、一个教室、一方课桌上读书。从小学三年级到毕业，上学走路互相搂着脖子粘在一块儿，谁要是有了粒糖，就你吮几口我含一会儿的吃完它。因为都没上初中，胡雯芹进了纺织厂，一个就在家帮爹娘摆烟摊，往来就少了。后来，成了工人阶级一员的胡雯芹入了党，和本厂的副厂长结了婚。谁知她也命苦，不过快活了十年，丈夫就撇下她和一对女儿先走了。从此她抽上了烟，心理上受到了伤害，身体也落下一身的病。对以往的小姐妹们，凡人家家庭美满的，都会有一种没来由的嫉恨，把上上下下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才“病退”下来。

潘金莲呢？也是命运捉弄人，有一天父母俩正在当街做买卖，一辆大卡车在拐弯时制动器失灵，径直照着香烟摊压了上来。可怜，爹爹当场死于非命，娘被轧折了两腿，送到医院一连三日又排不出小便成了尿毒症，大喊了几声“苦也”一命呜呼。

噩运如此突然地降到潘金莲身上，左右又没个亲戚。幸亏政府、邻居帮忙办了后事，自有一班人为潘金莲热心找着主儿，那一些尚未娶亲的也象蜂儿似的围着花儿转。就在这一阵子上，潘